

十三經注疏

十九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三十一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疏

三章

章六句至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
父生師教頌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足人行之大者幽
王之時風俗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使朋友之道絕焉言
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
皆言朋友相棄之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
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
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
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
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為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
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
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
云移風俗皆變惡為善也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下

俗薄皆謂變善為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
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
也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強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
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
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謂訓掌道方慝以
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乃箕子之處朝鮮六伯
之在勾吳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習習公風維
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強改之耳。習習公風維
風及雨 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變云習習和調之貌東
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謂澤行喻朋友同
志則因愛 將恐將懼維予與安 變云將且也恐懼喻遭
成。公音穀 將恐將懼維予與安 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
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恐立勇反怯。將安將樂
下同女音汝厄本又作阨於革反難乃且反。將安將樂
女轉棄予 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變云朋友無大故則不
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〇樂音洛 疏 習習至棄予。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生長
注下皆同 之谷風也維此生長之谷風能及於膏潤澤
陰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潤澤得行以興良朋相親
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因得成朋友恩愛相須

〇樂音洛 疏 習習至棄予。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生長
注下皆同 之谷風也維此生長之谷風能及於膏潤澤
陰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潤澤得行以興良朋相親
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因得成朋友恩愛相須

若事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為且忠且懼當遭苦厄之時維
我與汝獨受此難纔得且安且樂志達之時汝何更棄我乎
不念因愛之時也。箋東風至閨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
谷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為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
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為文故云風而有雨則閨澤行
潤澤是雨之事但兩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
以風兩昇風兩共為潤澤。傳言朋友至相棄。正義曰言
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葛獲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
己窮彼達是窮達相棄也。箋朋友至之甚。正義曰朋友
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
謂惡逆之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造告處安
樂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薄之甚也以序言
俗薄故於習習谷風維風及頽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
此明之。習習雷將恐將懼真子子懷箋云實置也置
而成。頽徒雷將恐將懼真子子懷箋云實置也置
反上時掌反。將恐將懼真子子懷箋云實置也置
已也。實將安將樂棄子如遺箋云如遺者如人行道
之或反。習習至如遺。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
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之旋轉而升

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與良朋能佐於善友使之道德益進
是朋友相率而成也。德既由友而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
何為汝本且且恐且懼苦厄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
汝得且安且樂志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
省無心念我也。傳頽風至而成。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
扶搖暴風從下上升上故曰炎炎上也。炎炎曰迴風從上下曰
頽迴風從下上曰炎炎則頽者風從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
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
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
相扶謂之為頽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習習谷
為炎不復為頽也。詩言頽據其未與相扶之名曰習習谷

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崔嵬山巔也雖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
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
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崔祖
回反嵬五回反又作嵬養於危反長張丈反下同槁苦老反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箋云大德切瑳以道相
疏
習習

公

以為非我故謂之蒿田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高呼毛反長張文反下皆同思息嗣反。

父母生我劬勞 變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疏 變云至

正義曰言蓼蓼然長大者正是我而不精審視之以為非我反謂之維蒿以與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

精識視之以為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也以已二親今日病二身在役中不得侍養精神昏亂故視物不察也既不得終

養又迫而為恨言可哀之又可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見其亡所以深恨。變義已至其事。正義曰

視我以為非我亦是作者身親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但作者憂思之深每事皆不精識故舉視我為蒿以喻眾事

皆然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謂眾事不精識非獨我也。蓼蓼者我匪我伊

泣 音尉散去刃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變云卒病也。 疾似

醉 疏 傳 音尉散。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詩一名杜散。其反。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 變云維畢之

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薪蒿。 變云維畢之。 伯

取 餅小而疊大。 變云餅小而盡疊大而盈言為疊。 取者刺王不使富分貧眾。 恤寡。 餅滿丁反。 疊苦定反。

疊音。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鮮寡也。 變云此言供養

養恨之言也。 鮮。 無父何怙。 無母何恃。 出則銜恤。 入

則靡至。 變云恤憂。 靡無也。 孝子之心。 怙恃父母。 依然以

見如入無所至。 怙音戶。 疏 餅之至靡至。 正義曰疊器

少酌餅不使小餅先竭。 今餅之既盡矣。 而疊尚盈。 滿是為酌。 疊者之取也。 以與民有富而多丁貧。 而寡弱治民者。 當多設

富少役貧。 不使貧者先困。 今貧者既困矣。 而富者尚饒裕。 是王之恥也。 今王不以為恥。 偏困貧民。 我不得供養。 故因此以

恨。 言寡矣。 民之一生也。 言生而得養。 其日尚寡。 况我尚不得終

養。 是可恨之甚。 如此。 我不如死之久矣。 言已雖生。 不如死之

已。 父也。 所以然者。 以無父。 何所依。 怙。 無母。 何所恃。 恃已無父

母。 出門。 則以中心銜。 憂旋來。 入門。 則堂宇空。 曠不復。 覩見。 如

行。 田野。 無所有。 至是其所以悲恨也。 變餅小至。 恤寡。 正義曰

疊器云小疊。 謂之炊。 餘。 炎曰。 酒。 罇也。 郭璞曰。 疊形似夫。

大者受一斛是壘大如餅也言餅盡矣對壘盈言為壘耻者
是為主壘者之耻即酌者也以壘大以富衆餅小似貧寡然
壘餅並列俱以酌之則當多酌壘而少酌餅以至於俱盡是
均也猶上之賦役亦富貧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
役貧以至於俱竭亦為均也今餅盡而壘盈盈者滿也是全
不酌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衆不行故言耻者刺王不使富
分貧衆恤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衆者憂寡者之勞
而共之也言餅整則壘盈矣壘既無情之物終不以自盈為
耻故知是為壘者耻以喻王耻也。箋孝子至所至。正義
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殯
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慨焉靡焉時實父兮生
為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父兮生

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入腹我鞠養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

無畜喜郁反顧音故覆芳福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云之猶是也欲

天乎我心無極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任以

府舒校 詩疏十三之 五 施永昇刊

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其出
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
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切
之情以告於天。鄭以腹為懷抱為異。傳腹厚。正義曰
釋詁文。箋父兮至懷抱。正義曰上章摠言父母此分父
母而說之故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已為養畜我承
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為起也言覆育者謂其寒暑
或身體軀之覆近而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也
故為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反覆之也腹我謂置
之於腹故為懷抱以父母厚已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南

山烈烈飄風發發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

發然寒且疾也。飄避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也言民皆

得養其父母我獨何疏南山至何害。正義曰孝子言已

故覩此寒苦之害。在役之苦我本從役苦於南山值

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為至難
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豈不皆
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
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箋言民至之害。正義曰南山

者皆以已刺彼故言也。得孝養已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閑豫之人。故作者言已偏苦，得相民莫不殺也。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律律猶烈也。民莫不殺我獨不卒，箋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用重。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

是詩以告病焉。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充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徒南，反國

名。疏。大東七章章八句，至告病焉。正義曰：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之國偏於賦役而損傷於民財，此

譚之大夫作，是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已國之病困焉。困民財，役以至於病，是為亂也。言亂者，政役失宜之謂也。七章之言皆足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謂之賦，功力謂之役。案此經文及傳箋皆刺賦歛重，薄無怨力，役之事故哀我憚人箋云：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欲使周之賦歛則亦可息也。是欲息其賦歛，非力役也。但王數徵賦，須轉餽，餽輸之勞，即是役也。

府舒校 詩疏十三之一 施永興刊

四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怨財盡，故唯言賦重。斂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衰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衆官廢職，由此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同亂也。言病者，雖七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是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為已，怨而王政大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為譚而作故也。若沈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亂，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箋譚國至滅譚。正義曰：解譚大夫而序言東國之意也。莊十年齊師滅譚，是春秋經也。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有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者，蓋其在京師之事也。

饜簋盥殮有捋棘匕。興也。饜，蒲蓋貌。殮，熟食。謂黍稷也。捋，

殮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殮饜，饋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饜音蒙。

音軌殽音徐採音蚪又其牛反下
章同也必履友獲於恭反施始或反
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
罰不偏也。砥之履反。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也。此二事者在乎前出過而去
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瞻音卷奉又作

瞻音體為。疏有錄至出涕。正義曰言有錄然滿音盪中
於賓客厚也以與古者天子施子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與

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貨罰
之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

其施子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仿所以履而行之以周道
布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以視而供之既君子

履其厚小人視其平是上下相和舉出安樂今此二者於前
世已過而去瞻然廻反我從今出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值

由此瞻焉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偏役也。傳錄滿
至赤心。正義曰盪以盛殽錄為其狀故知錄滿盪貌也主

人供實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盪故知熟食也又盪之通例
皆盪盛稻粟盪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據為之狀故知長

貌雜記云以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者心也煮肉必實之於
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既既大故須

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法亦言匕所以
載牲體牲體即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

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
賓客之匕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

為喻。箋殽者至天下厚。正義曰箋殽之所用故言客始
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知者聘禮賓初至大夫師至於館宰夫

朝服設食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權致小禮彼注云食
不備禮曰殽對殽殽之大為不備司儀注云小禮曰殽大禮

曰殽殽是也言凡殽殽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掌客
文也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殽五牢饗饋九牢侯伯殽四

牢饗饋七牢子男殽三牢饗饋五牢諸侯之朝必以百從彼
為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眾百從賓者

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饗饋尊其君以及其臣以
大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爵等也則食二年饗饋五牢爵

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爵等也則食二年饗饋五牢爵

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爵等也則食二年饗饋五牢爵

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爵等也則食二年饗饋五牢爵

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爵等也則食二年饗饋五牢爵

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爵等也則食二年饗饋五牢爵

大夫也則殽大牢饗餼三年魯士也則殽少牢饗餼大牢此
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
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也陳者依此數陳列以與之言此證
殽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知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
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瞻言顧之傷其不見
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
困役而刺下則與天下同怨故知喻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
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思不出於周也。傳如砥至不偏。周
正義曰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磬川以砥石能磨物使平
故此貢賦矢比賞罰者以王道所行唯此事耳此為貢賦之偏
其直亦周道也知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知砥
比貢賦矢比賞罰者以王道所行唯此事耳此為貢賦之偏
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取均平之義貢賦之外在賞罰耳
故以矢比之傳因有二文而分之耳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
直理亦兼通故下箋云砥矢之道獨為貢賦而砥矢並言是
得兼通故也此篇然政偏斂重無言賞與之事傳言之者以
言周道為事廣所可平直者即貢賦賞罰耳故因而盡言以
暢之且絮絮衣服鞞鞞鞞鞞是濫賞所及亦是賞罰不平也
○箋此言至無怨。正義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度相
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

手疏十三之一

履其恩厚而法效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
先上二事故箋分以當之地言君子所履者明已今賦斂之
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佐君以致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空官發職與此相首尾小東大
東行袖其空空盡也箋云小亦於東夫亦於東言其政偏失也小東大

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爾今盡行袖不作也。行直言
反說文云盛緯器袖音逐本又作袖斂力豔反後同。糾

糾葛履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貌公

子譚公子也箋云葛履夏履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持財貨
盡雖公子衣履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履今以履霜送轉鐸因
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糾居
黜反覆九具反佻是耶反徐又徒了反說又徒高反詩作
羅耀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究非也周行戶既往既來使

我心疚箋云既盡疾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錘送而往周人

也。疚疏小東至心疚。正義曰譚大夫既思古無及乃

言今幽王政偏重斂於已小亦於東大亦於東

則所賦斂者唯出杼柚今既輸送杼柚從其上之物皆已盡焉由此財盡女履不備糾糾然夏日之葛屨公子以貧乏故謂其可以履冬日之霜寒也佻佻然獨行者我譚國之公子也因送轉餽又見使行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雖則困乏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空竭送餽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曾無反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箋小也至不作。正義曰知譚無他貨唯有絲麻者以杼柚之有維絲麻耳說文云杼持緯者也。箋雖公子至不得止。正義曰上言杼柚其空是譚國財盡履霜之下即云公子是公子服此葛屨而履霜也下云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爲送轉餽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餽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餽不因行聘也以前履爲履霜仍彼行役言困乏猶不得止也。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悲焉。正義曰取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怨其盡受明當有報也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之禮雖云春秋之世諸侯之事

序舒校

卷十三之一

林重校

九

施永興刊

霸王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細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天子亦當有報也故使重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細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此其所以怨之也

哀我憚人

有冽沈泉無浸獲新契契寤歎

欲使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冽音列沈音軌字又作畧寤子鵠反漬也字又作浸獲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傍契苦計反徐苦結反憚丁也反徐又音但下同字亦作瘳腐音輔朽也

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載載乎意也箋云新是獲新者折是獲新

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獲新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

疏

有

至可息也。毛以爲有冽然寒氣之沈泉無得浸漬我所獲之樵薪也以興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斂我譚國之民人也刈薪者惜其樵薪不欲使沈泉妄浸之以妄浸之則濕腐不中用故也以興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

我譚國勞苦之民人不欲使周人極斂之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也又言新畜是獲刈之薪者尚以為可存載於意當解而掌之以為家用故不欲刈之也况譚大夫哀於故不欲周王之所斂也此以沈泉比周王刈薪之人借已薪猶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沈泉之浸獲新不言周王之斂譚人譚大夫有夏民之容刈薪者無惜薪之狀皆互見也。鄭唯獲為木名尚為庶幾又尚以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為通故不從毛餘同。傳例寒至憚勞。正義曰七月云云之日粟例是困為寒氣也說文例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沈亦元出穴出不出也李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沈沈則出是謂出曰沈泉也獲讀如獲稻之獲故為刈也薪當折之即云者蓋木之細者以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以有夏歎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箋獲落至為薪。正義曰獲落釋木文在釋木故為木名其以曰可作木也。繞物不解郭璞曰獲音獲可為木器素也陸機疏云今柳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剝之長數尺可為繩索又可為繩帶其材可為杯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新東人之子職勞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大戴禮記卷之六

卷之六

十

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

貌箋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眾官廢職如是而舟人之子能罷是爽加人謂揖之

已。來音賚注同。舟人之子能罷是爽加人謂揖之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衰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真氏亢氏之職。罷彼皮反職音接字又作揖近附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私人

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疏東人至是試衰羣小得志。僚力彫反字又作寮同。疏。毛以為言

王政之偏東國譚人之子主為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為勤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為常不愧之也其西人京師之子則有粲粲然鮮盛之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溢

不賦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致用職之人之子以熊羆之皮是為衣裘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得志驕貴也此用道之衰已所以偏苦。鄭以用人之子二句為異其在箋。傳東人至鮮盛。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

畿之太號快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詰文以不
勞來為不見勤故米微序曰秋杜以勤歸即其勞來也
東人至而已。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若則知西人為逸豫西
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弊惡互相見也。上章言公
衣履不能順時况國人乎此詩譚大夫所以告已國之病首
章至此言譚人之困而從此以下非復譚事故解之自此章
以下言周道衰也。所言道衰唯有一事其所不言王政為則
言衆官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并此章亦其從此盡不
以其弊言以偏翰翰佩璲以下言衆官廢職也。其文雖多意
唯此二事故惚解之。箋舟當至之職。正義曰箋以此章
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是喪而對是試。則周人
私人猶東人西人也。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為異又
是試為上之所用則是喪非身之所衣皆王使之也。以此
知舟當作周喪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
為臣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
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熊羆是裘明之。賤人求捕熊羆故
知在真氏穴氏之職。秋官真氏下士二人穴氏下士一人真
氏掌設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啟之。穴氏掌設罝獸
各以其物。犬之注云罝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即亦
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祭祭衣服西人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即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
之世莫不愛受群小斥逐賢哲故譏佞之徒多有免樂功成
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哀此
貶黜辭各有為不相害也。傳私人私人。正義曰此云
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甲賤之屬私心家之小人也。崧高
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為王卿士稱其家臣為私人故傳曰私
人家臣也。有司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撰以
臣仕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或以其酒

不以其漿或醉於酒翰翰佩璲不以其長璲瑞玉貌
云佩璲者以瑞玉為佩。佩之翰翰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
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翰胡天反字。或作珣
璲音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
遂音而無督察之實。監古。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跂隅貌

或以至七襄。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為官令其醉飽
百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漿者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
或以至七襄。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為官令其醉飽
百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漿者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

疏

翰然佩其璽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維天之有漢仰監視之亦有精氣之光其徒有光而無明今佩璽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豈然三隅之形者彼織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是向曾有織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向曾有用于乎。鄭雅言佩璽云是玉也故翰翰為玉貌璽瑞釋器文郭璞曰玉璽也禮以玉為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端正謂所佩之玉故璽云佩璽者以瑞玉為佩玉璽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訓云率率翰翰刺素餐也其氏云翰翰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傳漢天至所明。正義曰河圖括地象云句精上為天漢揚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無淨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此天河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有名無用以為義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為義者以言蓋亦有光其嫌其光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為喻其女牛箕各自言其無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皆在干獨漢言蓋云者以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為星名箕斗又有帶北相配維畢單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者牛女言其親實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無所感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選

大戴禮卷四十一 寺九十三之一

十一

怡

言置辭使成文理潤色而已無義例也。傳跋隅貌襄反。正義曰說文云跋頃也字從七孫毓云織女三星跋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跋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日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變襄駕至七襄。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鄭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合即肆矣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每辰為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書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雖則七襄不成報草能而言七移音據其理當然矣。雖則七襄不成報草能以反報成章也變云織女有織名爾駕則。睨彼牽牛不以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箱。睨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箱息羊反何鼓何可反。東有啓明西有長庚。謂明星又音何星名此頗忍反。有球天畢載。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變。有球天畢載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

施之行。器畢貌畢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

已疏

雖則至之行。正義曰言雖則終日歷七辰有西而

去見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

有名無成也又皖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

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此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

而有球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

而已亦何曾見其搖兔戴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與王

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

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何鼓亦名爲

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

三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此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

故此服也車人言大車此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注云大車

平地載任之車此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較之內

謂之箱用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充箱是謂車內容

物之處爲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大車箱也。

傳曰日至更續。正義曰言日出者且猶明也明出謂嚮晨

時也啓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更續釋詩文

日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

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

舍今日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曰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

矣長庚不知是向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

星未能審也。傳據畢至掩兔。正義曰上言據長統此云

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鴛鴦曰畢之羅之口。今禁羅網畢鬚無

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爲之而施網焉故言所

以掩兔也。變祭器至鼎實。正義曰持牲饋食禮曰宗人

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又蓋爲其似畢星取名

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據兔祭

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星

星名象所出也畢之畢又取象焉而

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

維南有箕不可

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挹輿也。籩彼我

都口反統作主挹音揖輿矩

于反廣雅云酌也本又作輿

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

北有斗西柄之揭

翁如也箋云翁猶引也引舌者謂上

星相也。身許急反柄彼病反揭居

起謂反

疏

維南至之揭。正義曰言維北天上其西則有

箕星不可以簸揚米粟維北天上其北則有斗

起謂反

星不可以挹與其酒漿所以不可以斝挹者維南有箕則徒
翁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
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此挹下言酒漿則
斝揚下宜言米粟作者取文便而不言之耳又西柄之揭與
載翁其舌文不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斝之須舌猶
挹之須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案二十八宿
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并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
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并星在參東
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
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其名之
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為南箕為此也○傳翁合○正義
曰言合者以天星眾也此篇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
也○箋翁猶引至相近○正義曰鄭以為箕星躡然而舌廣
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翁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
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躡
因引之使相遠而為舌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

並與焉疏

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與焉。正義曰四月詩

之臣皆會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結怨於天
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與起焉是幽王惡化之所致故刺之
也經云廢為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維禠是下國構禍也
民莫不穀是怨亂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然亂並與者王
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怨
同時而起故云並與也經八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
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
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
闕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
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備子道案此
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縱如所
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
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為譏又行役之人固
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為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
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
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彌應多
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宣廢闕多時反不恨
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為知適之祖皆訓為往今

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為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出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疏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百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疏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疏之所說義亦不通案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為周基六月為尤盛則秋曰為當也直云秋曰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為盛虐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責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頌此二時中間獨爾闕絕也又疏言以為有慙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日不宜為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雖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為毛義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徂字異耳許秋日之寒未知冬時反言百卉具以譬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也別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王身自言之其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惡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為興不相因也其興之

李亦台全三 卷十三至一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為章次耳

也四月立夏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與人先祖匪人胡寧 先祖匪人胡寧 先祖匪人胡寧

忍予 變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 疏 知患難何為曾使我當此難世乎。難乃曰反

四月至忍予。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

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即位雖為惡政矣未甚酷至于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四惡如此故大

夫仇而諷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

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餘問。傳徂往至往矣。正義曰徂往釋詁文也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是六月火星中

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為義喻王惡盛也由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盛而往矣

其意出於左傳昭三年傳曰譬如火馬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

故知不取往為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

夫已遭王惡則本其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

故以始言之。祖訓為往。今言祖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
此往彼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
以毛言祖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祖
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祖東山為到。東山是祖為始。義也。
漢書律曆志云。四月立夏。節小滿。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
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
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箋云。我先至亂出。正義
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相非入出。特慢之言。明
怨恨之甚。借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也。卉草也。腓病也。箋云。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眾草皆病。與
貧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痿本亦作樓。七西反。卉許貴反。
腓。牙非反。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離憂瘼病。適之也。
詩云。變也。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箋云。爰曰也。今政
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疏。秋日至適歸。
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為亂。瘼音莫。疏。秋日至適歸。
最秋之日。凄凄然有寒涼之風。由此寒涼之風用事於時。故
使百草皆被凋殘。以致傷病。以興幽王之惡。有貧殘之政。由
此貧殘之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
政之亂。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何所

李華詩十六

寺十三

十一

白

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箋云。政至
為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病三
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
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
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如之於滅亡之亂。流
彘滅。歲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
枯亂者也。是之歸於亂也。夕。白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
虐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
○亟。紀力反。民莫不穀。我獨

何害。箋云。穀。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害。獨何故。觀此寒苦之害。○養。其餘亮反。疏。箋我獨
。正義曰。上以寒風喻王行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毒
政之害也。言寒苦之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寒之苦。因上
文以寒喻。故言寒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箋云。嘉。善。侯。維也。山
栗之下。人取其實。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
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躒。如父反。廣雅云。躒也。令力呈
反。音預。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廢。伏也。箋云。尤。過也。言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

與音預。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

與音預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

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廢如字一音廢伏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行下孟反下之行同。

疏 山有至其尤。正義曰言山有此美善之草矣其生也。維在栗維在梅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蹂踐害此。

美草使不得蕃茂以興國中。有此貧弱之民矣其居也。維在富人。之傍上多富歛富人財盡則又并賦此貧民使之不得。

生育俱受困窮。由此在位之人。慣習為此殘賊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為過惡者。故令民皆病。傳廢伏。正義曰說文云伏習也。恒為惡行是慣。

相彼泉水載清載 習之義定本廢訓為太與鄭不同。相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我日

濁 箋云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為惡。曾無一善。相息亮反。注同。

構禍曷云能穀 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曷舊何。相彼至能穀。毛以為我視彼。

者。可謂能善。曷舊何。相彼至能穀。毛以為我視彼。則濁我視彼諸侯之行。何為一皆為惡。曾無為善。乃泉水之。

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為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鄭以下二句為異言。我諸侯。日日合集其惡。作為禍亂之行。何者可謂其善言。

府舒校 寺十三至一 林重校 十七 陸記音

其皆無所善。不如泉水有清者。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滔也。傳曷逮。正義曰釋言文。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滔

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箋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眾川。使不離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

長。滔吐刀反。盡瘁以仕寧。莫我有。箋云瘁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

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瘁本又作萃。以醉反下。傳滔滔至一方。正義曰滔滔大水貌。與吳楚篇同。

疏 強盛言神者。以國王山川所在之國。當禮其神。魯語曰。禹會羣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

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箋云江漢至其所。正義曰紀理眾川。使不壅滯者。謂眾川有所注入。江漢能統引之不。

使其水壅。遏滯塞常時。通流也。知喻吳楚之君者。以舉江漢為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

吳楚矣。吳楚之意。出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並惡。曾無一善。今稱吳楚能理小國。又幽王時。吳楚微弱。未為盟。

主。所以能長理傍國。為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諸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荆已。

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荆已。

叛矣亦既有背及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字小紀理傍
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強國商頌云達彼殷武奮伐荆楚是
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姜嬴荆華實與諸
姬相于也南有荆蠻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鎮矣於特
未必有兵以吳亦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
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近故連言之。箋今士至不如。正
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境故六月箋云今汝出征以
正王國之封畿彼謂逐穢狝正中國也此疾王之惡而言盡
病故為盡病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謂以兵甲之事勞役之
使不得安寧故群臣諸侯有土地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於
危亡也以禹貢唐虞之時已云江漢朝宗于海言朝宗以示
臣義故注以為荆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
王武丁已伐荆

楚是舊貪殘也 匪鷓匪鳧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
逃于淵 鷓鷓也鷓鷓為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云翰
高矣至鱣鯉也言鷓鷓之其飛鯉鮪之處淵性自
然也非鷓鷓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
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鷓徒九反字或作鷓鷓
以專反鷓也鱣張連 匪鷓至淵。毛以為鷓也為也
反鮪于軌反鷓音彫 匪鷓至淵。毛以為鷓也為也
貪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位非

府舒校

寺十三至一

十八

余天理

鷓非為也何故貪殘驕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鱣也鮪也長
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今賢者非鱣非鮪也何為隱遁避亂如
魚之潛逃於淵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遁不可
得而用所以大亂而不振也。鄭以為王政亂虐下民逃散
言若鷓若鳧可能高飛至天非鱣鮪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
非能然為驚駭避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
然而然者為驚擾畏亂政故也。傳鷓鷓至淵。正義曰
說文云鷓鷓也從敦而為聲字異於鷓也鷓之大者又各鷓
孟康漢書音義曰鷓大鷓也說文又云鷓鷓鳥也鷓鳥皆殺
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喻
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鷓鷓也何則貪殘驕暴
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為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
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
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箋喻民至
政故。正義曰箋以上章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
得所不知草木則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為喻民逃走畏
亂政

山有蔚薇隰有杞檍

杞檍也檍赤棟也箋云
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

反不得其所傷之也。蔚居月反檍本亦作
君子作歌維

蕘音夷拘音苟檍音計棟所革反郭霜秋反

以告良箋云告哀言疏山有至告良。正義曰言山之

是菜生於山木生於隰所生皆得其所以興人生處於安樂
以得其所以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憂失性草木之不如
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以告於王及在魯言天下
之民可哀閔之也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
○傳棟赤棟。正義曰釋木文又曰白者棟舍人曰棟名赤
棟也其氏曰白色為棟其色雖異為名同江何間棟可作鞍
郭璞曰赤棟樹葉細而岐銳也皮理錯矣好叢
生山中中為車細白棟葉負而岐為木大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焚於從事而

不得養其父母焉注喻已同養疏北山六

章六句三章章四句至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
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使不均也
朝夕從事是已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
所以憂之也經序簡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

母序以由不均而致也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箋云言我

采杞非可食之物喻已行借借士子朝夕從事借借強

子有王事者也箋云朝夕從事言不得王事靡盬憂我

父母箋云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

父母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監音古○

疏陟彼至父母。正義曰言有人登彼北山之上者云我

非且矣以曲大夫循彼長遠之路者云我從其勞苦之役也
此勞役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矣所以行役不
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已為借借然而強狀今為王事之子
以朝繼夕從於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之事無不堅固
使已勞以堅固之今使憂及於我父溥天之下莫非土

溥天之下莫非土溥大率循循注也箋云此言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矣向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溥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具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疏也傳溥大

正義曰傳大釋文釋水云崗水涯際炎曰涯水邊說文

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崗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

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

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

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

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

之類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感國百里感感靡所聘其有人

眾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然情異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

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眾也○傳責勞不均大

義曰以此大夫怨已勞於事故以賢為勞箋以賢字自道故

易傳言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

王以已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怨矣此

大夫怨王偏役於已非王實知其賢也下若實知其賢則當

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能下云嘉我

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四牡

彭彭王事傍傍已○傍布彭反得已音以○嘉我未

老鮮我方將將壯也箋云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

反然云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旅眾也箋云王謂此事眾

鄭音仙使之經或燕燕居息燕燕安或盡瘁事國盡力勞

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箋云不已猶不止也或不知叫

號或慘慘劬勞叫呼號召也○叫本又作器古乎反號

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

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棲音西印音作本又

酒或慘慘畏咎箋云各猶罪過也○懋都或出入風

議或靡事不為箋云風猶放也○風音疏或燕燕至

義曰三章勢接頂通解之皆具說在注或不知以號者居家

用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或出入風儀謂問暇無事出入

效必議量時政者或勤者無事不為者定本集本並作議俗
本作儀者誤也。鄭唯鞅掌為異辭同。箋鞅猶至促遽。
正義曰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大容言事煩鞅掌然不
服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
以鞅掌為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
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
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周大夫悔將小人也。幽王

之從事反見諸害。疏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至小人。正

自悔與小人並。義曰作無將大車詩者謂時大夫將

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已故悔之也。以將進小

人後致病累可為鑒戒以示將來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

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

而我子文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况無人之舊尚改觀於宰

六夫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皆悔辭也。無將大車祇自

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祇無思百憂祇自疢

疢都禮反任音。疏無將至底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

疢都禮反任音。疏無將至底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

疢都禮反任音。疏無將至底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

疢都禮反任音。疏無將至底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

疢都禮反任音。疏無將至底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

疢都禮反任音。疏無將至底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

疢都禮反任音。疏無將至底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

疢都禮反任音。疏無將至底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

古通反沈 無將大車 維塵雍兮 箋云雍猶蔽也。○於勇反字又作雍又

於用 無思百憂 祗且重兮 箋云重猶累也。○直龍反又直丙反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 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也

疏 正義曰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也謂夫仕於亂也使於遠方令已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令而悔仕者以牧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彼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喪事孔庶箋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偏苦也歲幸云莫箋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時也偏當勞役歷日且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悔仕之辭雖摠為悔仕而發但所悔有意故首章言載離寒暑以日月長久是悔仕箋因其篇初故言遭亂也勞苦而悔仕三章言其自詒伊戚是憂恨明明上天照臨之語故箋云悔仕之辭其實皆悔辭也

明明上天照臨 明明上天照臨

下土 箋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照故舉

以刺 我征徂西至于光野 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於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征行徂往小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又寒矣猶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也勞苦而悔仕○先音求更音庚。心之憂矣其毒

大苦 箋云憂之甚心中如念彼其人涕零如雨

豈不懷歸 畏此罪罟 罟網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

疏 言明明至罪罟。正義曰

時能以其光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也 以喻上者處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照察勞逸不均令已獨遠使

言我行往之西方至于光野 遠荒之地其路之長遠矣 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其冬寒夏暑矣尚不得歸其德久如此故我心中之為憂愁矣其憂之甚則如毒藥

歸其德久如此故我心中之為憂愁矣 其憂之甚則如毒藥

其憂之甚則如毒藥

其憂之甚則如毒藥

其憂之甚則如毒藥

其憂之甚則如毒藥

其憂之甚則如毒藥

其憂之甚則如毒藥

之大。然由任於亂世以致如此故困善而悔之念彼明德
供其賢者爵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佛候零落如兩然
雖時無此人恨本不隱處以待之也又言已勞苦之狀我豈
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恐觸其羅
網而得罪故不敢歸耳。箋明明至以刺之。正義曰言昭
臨故知有日月之明察唯中乃然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
之照也昭二年左傳曰日月上其中易豐卦彖曰王宜日中以
王明之光照臨天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責王令明如天日
是也。傳沈野至朔日。正義曰野是遠稱荒蓋地名言其
歷曰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之地爾雅四海外遠
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言荒者因彼荒是遠
地故言荒為遠解非即彼之四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
所部而已不得越四海而至四荒也言荒者若微子云吾家
耄遂于荒謂在外野而已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
月而至假令還以朔到尚六十日也以行五十準之則三
千里矣州之遠境容有二千但述職之行有所過歷不究定
日幾里也以言初而又言故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尚早故以
朔為吉周禮正月之言亦朔日也。箋詩人牧伯之大夫。
正義曰知者以言我征徂西至于荒野是遠行經歷之辭又

詩二十三之

六三

曰我事孔戾是行而有事非征役之言是述事明矣述事者
唯牧伯耳故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王之存省諸侯亦
使大夫行也知此非天子存省諸侯使大夫者以王使之存
省上承王命適諸侯奉使有王至則當還不應云我事孔戾
歲莫不歸故不以為王之大夫也牧伯一州大率二百
一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戾也前事未了後又委之可以
言政事愈繁也如此則為牧伯之大夫於事為宜故也且牧
伯之大夫不在王之朝廷今而為王所苦所以於梅切耳然
則牧伯大夫自仕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梅仕者此之勞役由
王所為故曰幽王不能徵是者王而使已多勞故怨王而悔
仕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單言之直牧
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大夫不必專侯牧之
伯一人而已。箋其人至之君。正義曰下云靖共爾位與
此其人同此大夫梅仕於亂世則思不亂而明德者仕之
故為以待賢者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恨幽王之惡編被
天下士無二王不得更有天子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出之
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大夫自悔本應坐待明君不當事於
朝廷今日而遇亂追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仕人無故冒此
亂出而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念也下章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勸友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

友往仕之正勸待之耳此所念者亦念其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為除昔我往至於北野以四月

自謂其時將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除直慮反如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一音墓音暮注下同

我獨方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憚勞也箋

眾也我事獨甚眾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亦作憚同

念彼共人睽睽懷顧箋云睽睽有往仕之志也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疏昔我至譴怒○毛以為大夫言昔我初往向北野之時矣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我初發即云何

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不得閑逸念我獨憂眾事為我事甚

繁眾也由此心之憂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閑暇之時憂苦如此悔仕於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睽睽然情懷反顧

欲往仕之恨不隱以待而遭此勞也既遭此苦豈不思歸乎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矣○鄭雅方除為異言往至

府寄校 詩疏十三之一 二五 余聖

於北野之時四月中也於時而望旋反餘同○傳除除陳生新

○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與傳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箋四月

至不得歸○正義曰四月為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

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方除之下即云肩云其還是至即望歸故云至于北野以四月自

謂其時將即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之辭若歲莫得歸不須發此言矣故云乃至歲晚尚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

之辭此得為往到北野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為始行據彼言之為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在彼之辭故

謂初到彼地為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與文與此同洪

範庶徵曰煖曰寒寒為冬則煖為夏矣若毛以方煖為二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云

煖且爾雅稱四月為除故據以易傳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 曷云其還政

事愈感歲聿云莫采蕭穫椒感促也箋云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

事愈感歲聿云莫采蕭穫椒感促也箋云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

至於政事更益促急歲晚乃至采蕭獲菽心之憂矣自

尚不得歸○感子六反獲戶郭反菽音叔

詒伊戚戚憂也箋云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任自遺此憂悔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箋云興起也夜卧起宿豈不懷

歸畏此反覆箋云反覆謂不以正罪嗟爾君子無

恒安處箋云恒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

靖謀也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共具式用穀善也

有明君謀其文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

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乎命不汲汲求仕

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直吏反菽音又本

或作右又疏嗟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亂又

作佑並同疏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還同己悔故嗟嘆而

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樂之處謂

不要以仕官為安汝但安以待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

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為治者此明

君能得如是為神明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必當用汝矣勿

以今亂世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為神明

聽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箋嗟女至擇

木。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設以汝是知未仕

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也安安而能遷者無

明君當安此潛遁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仕之是出處

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猶臣之擇

君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曲禮文也孔

子曰鳥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傳靖謀至此曰直。正

心之憂矣自

詒伊戚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

歸畏此反覆

恒安處

靖謀也

有明君

祐而聽之

之辭言女

或作右又

作佑並同

深戒之

不要以仕

謀具汝之

君能得如

以今亂世

聽祐而用

者無常安

明君當安

須時無常

君遷也故

子曰鳥則

義曰靖謀

心之憂矣自

詒伊戚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

歸畏此反覆

恒安處

靖謀也

有明君

祐而聽之

之辭言女

或作右又

作佑並同

深戒之

不要以仕

謀具汝之

君能得如

以今亂世

聽祐而用

者無常安

明君當安

須時無常

君遷也故

子曰鳥則

義曰靖謀

常王賢人則是也。其友賢者。嗟爾君子無怙安息。息
有此位分故謂之汝位也。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介景皆大
也箋云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文以大福謂禮是明君道施行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二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三 二十三

四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鼓鍾刺幽王也疏

鼓鍾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曰：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以為

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但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章陳正禮書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鍾將將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鼓鍾將將

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下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

箋云為之憂傷音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將七羊反湯音傷比毗志反為于偽反下同犧象素何反皆鑄名王音義。淑人君子懷之不忘。箋云淑善懷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疏。侯於淮水之上鼓其淫樂以示之。鼓擊其鍾而聲將將然其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云諸侯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復

悲傷傷其失所也故相念古人言亡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志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鄭唯以為正樂為異其文義則同。傳幽王至憂傷。正義曰王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王用樂不與德比者正謂鼓其淫樂是也。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為淫樂。王其曰所謂淫樂者謂鄭簡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為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

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上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如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獨自作樂明其有會聚而作之故亦會諸侯也。○箋為之至尤甚。○正義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子辭也。版虔云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鍾鼓之樂也。引此者以野尚不可合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其大也。與彼之到者以證樂事故先言

樂也。傳言淫樂變易之為先王之樂者以平章所陳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也。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作之善同音四聲也。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首廣所及以篇不借又為和而不

借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不知幽王曷為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目二者之說箋義為長如疏此言不信毛為會諸

侯者。謂其言淫樂變易之為先王之樂者。以平章所陳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也。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作之善同音四聲也。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首廣所及以篇不借又為和而不

借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不知幽王曷為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目二者之說箋義為長如疏此言不信毛為會諸

矣也。如疏不知向為如此作故不言也。鼓鍾嘒嘒淮水清

潛憂心且悲嘒嘒猶將將皆若猶湯湯悲淑人君子其

德不回回邪也。邪似嗟反。鼓鍾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如鼓也

三洲淮上地也。動也。箋云。州之言悼也。○磬古毛反。長丈二尺。抽勑留反。符又音留。反。鄭音爾。雅。盧叔反。又音迪。○淑

人君子其德不猶猶若也。箋云。猶當作。猶。猶。病也。○疏。鼓

至不猶毛以為幽王會諸侯而示之。笙樂鼓擊其鍾伐擊其

繫於淮水有三洲之地。由此失所。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為

之變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其德

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鄭以為幽王作先王正樂。擊鍾伐

繫於淮上。賢者為憂心。且悼傷思。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於

禮法為病者。類上不忘。不回。故以猶為。猶是病名。與上相

類。角弓云。不令兄弟交相為。猶。斯干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

以彼二丈。知猶。猶相近而誤。○傳。鼗。大淮上地。○正義曰。鼗。即

皐也。古今字異耳。韞人云。皐。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也。

三洲。繫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箋。如之言

悼。○正義曰。以類。上傷悲。故為悼也。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

以。鼓。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

以。鼓。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

以。鼓。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

以。鼓。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

鍾皆同其声音不相奪倫又以為雅樂之萬舞以為南樂之
夷舞以為羽籥之翟舞此三者皆不階差又作不失處故可
為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乎。傳欽欽至皆同。正義
曰此欽欽亦鍾聲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正聲
之美使人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
聞樂而進於善也以鍾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琴瑟
等亦得所也以鼓瑟鼓琴類之故鼓鍾為擊鍾也樂器多矣
必以鍾為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鍾左傳謂之金奏是
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
謂其磬為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作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
鍾其南籥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東
方為笙磬舉磬則鍾鑄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同音故知
四縣皆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
東為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箋同音至克諧。正義
曰以上言鍾及琴瑟是琴瑟為堂上鍾為堂下故為笙與磬
俱在堂下以配鍾而同音堂下既同則上亦同故云八音
克諧八音克諧尚書文言其能相諧和也八音者春官太師
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鍾也石磬也土埙也
革鼓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云鍾琴
笙磬具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

卷之三十一

傳為雅至僭矣。正義曰以三者無名故與上異其文詩言
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為雅為南者明
以為此舞以籥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為籥舞明其上皆為
矣若是和者若如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
是乃為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
故謂萬舞為雅是以先言雅也南笙籥者進之以籥向以上
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
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太王者德廣能所及故舞之
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為均中國也
即為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為舞以使
中國之人見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
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曾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
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旄人云舞四夷之樂故此傳
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鉤命訣云東夷
之樂曰味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
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助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此方助
時歲也然則言味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
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為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
任此為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得
物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

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則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殊離注云殊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材離也彼雖中國之舞四岳所獻非四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西反者以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以為籥舞謂吹籥而舞也簡方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程或謂之羽舞也若是為和而不僭差結上三舞之辭。箋雅萬至文樂。正義曰以干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衆之大數為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以象籥為文樂也言進退之族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與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為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一是為不僭也。

鼓鍾四章古早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于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田萊多荒不除也饑饉

大田言於寡寡不能自存又畧而不言思古皆文互見大田

謹倉使不盈也降疏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至思古焉。正喪神不與禋助也義曰作楚茨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政教既煩賦歛又重下民供上廢闕營農故使田萊多荒而民皆饑饉天又降喪病之疫民盡皆流散而逃亡祭祀又不為神所歆饗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歛輕田疇懇闢年有豐稔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禮以田易者為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蒲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藝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又言流亡者明死者為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也降喪流亡由祭祀不饗所致而後言祭祀不饗者欲明喪亡亦由飢饉以見人神相將也經六章皆陳古之善以反明今之惡故箋每事屬之言田萊多荒茨棘不除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飢饉倉使不盈首章少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福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言古之專祀神錫爾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祐助也政煩賦重則於經無所當而下篇有其事且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之詩事皆陳古文指田類故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以言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畧而不陳所由大田言於寡寡不能自存又畧而不言思古皆文互見大田

曰曾孫是若言成王止力役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而序云不能脩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為成王矣而甫田大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為成王時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思成王也此篇思古明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庾王者得為酒食獻之宗廟摠言祭祀之事其享受侑皆主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之德俎且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章言孝子恭敬無愆尸嘏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燕飲六章共述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嘏辭工祝致告之下又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三章傳曰繹而賓尸及賓客或以為三章則別陳繹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食二章言牛羊三章言俎且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共論一祭首尾接連不得輒有繹祭則之也案三章傳曰燔取腍脊也禮燔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繹祭事尸而已無求陽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為繹祭安得以燔為腍也三章傳又

府舒校

寺流十三之二 林重校

五

施永興刊

曰且謂內羞庶羞案有司徹陳羞且之下注云此皆朝事之且邊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賓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且當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不述越言之繹祭之末禮乎又繹祭主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言神保報福與二章正同豈禮簡之謂以此知三章所陳非繹祭矣然則傳言繹而賓尸及賓客者正以經言孔庶其且既衆則所用必廣故因分之以為賓謂繹日敬尸為客謂正祭所薦見用且處廣之意其文不主繹也箋易傳以庶為腍自然無繹祭之事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

貌抽除也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為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為本

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抽勅留反徐直留反執魚世反蒺音疾藜音黎一音梨 我黍與與我

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露積曰庾萬萬曰億箋云黍與與稷翼翼

蕃廡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言盈變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與音餘注同積如字又子賜反蕃音繁廡音釋又音武 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

介景福

安安坐也。侑勸也。箋云：享獻介助，景大也。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妥湯杲反，侑音又，坐才卧反，為其于偽反。



楚楚

至景福。○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乎言我，藝黍與稷也。既種而植，陰陽和風雨時，萬物蕃盛，我所種之黍與稷，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及秋收而治之，我倉之內，既得滿矣。我庾之大，維積一億也。明王乃以黍稷為酒，之與食，以獻祀其先祖也。謂鬱鬯之酒，以灌朝踐，酌醴饋熟，酌盎以獻比，至於尸，酌以酢，諸臣皆為用酒也。當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侑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所歆，享故以得大大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以介為助，餘同。○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正義曰：經言楚楚者，茨并言棘者，以茨言楚楚，須抽之，棘言抽明林。楚故箋云互辭也。○箋茨，疾至互辭。○正義曰：茨，疾，蔡釋草文也。郭璞云：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為本，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洪範八政，一曰食，是也。○傳露積，曰庾。○正義曰：甫田言魯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

府舒校

寺充十三之三 林重校訖

六

熊山

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筭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庾積，常昭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引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為說也。且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積之驗也。○箋黍與稷至喻多。○正義曰：與與翼翼，黍稷之狀，故言蕃蕪貌。釋詁云：蕪，茂豐也。謂黍稷之苗，蕃殖而茂盛也。既言露積為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庾舉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九音章術，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二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相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宜以庾至於億倉，至於滿為相互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也。若然，豐年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稌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秬者，彼論天下之粟，非據一廩所容，故得及億秬也。○傳安坐也，侑勸也。○正義曰：安安坐也，釋詁文。又云：侑報也，傳以為勸者，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重報之義。○箋享獻至大福。○正義曰：酒是大名，其鬱鬯五齊三酒，摠名皆為酒也。月令命大酋為酒云：秬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

為國之主故舉黍稷以應衆穀順上我黍稷之文上言黍稷
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庾耳以為酒食文承其下則以稅
得之粟為酒食矣案祭義君親耕以供粢盛則當用積田黍
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必
祭祀所用皆所親為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異我尸
賓是用稅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摠辭也然祭皆
是祀事因獻之於神以成祭祀故並言享祀以便句也言先
祖者以經云先祖是皇故據而言也下章云以往絜嘗則時
祭也時祭當自禰以上而言先祖者據遠可以兼近言既又
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妥侑之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惣
於祭因在其前則為灌及朝踐矣妥侑當饋食之節又云又
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安也為其嫌不飽祝
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灌獻之辭初尸入祀延
之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云天子諸侯之祭延尸
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注又云至焉孰
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以坐於主北焉即郊
特牲曰舉釜角諸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與奠耳若奠
用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以時
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
設公卿為尸尸為天子所尊已有為臣之嫌故言嫌不飽祝

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主人及尸之
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鳥鷩云公尸來燕來寧注云尸來燕
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則尸意安而濟濟踳踳
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釋祭故尸安也。濟濟踳踳

絜爾牛羊以往絜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云有容
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絜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亨有
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
之者。齊子禮反大夫之容也第七羊反上之容也亨普更
反注同肆音四飪本又作脰而其反齊才細反下或齊同解
剝上佳買反下邦角反有肆他歷反解肆也奉芳勇反又如

字。祝祭于祊祀事孔明

祊門內也箋云孔甚也明猶備
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
祊補彭反說文作蔡云門內祭先祖所祊也處昌慮反。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皇太保安也箋云皇睦也先祖
以孝子祀禮其明之故精氣歸
祊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
祭也。睦于况反下篇同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齊禮記云慶賜也疆竟

疏

濟濟至無疆也毛以為古之

義齊濟然踳踳然其皆敬慎乃鮮絜爾王所祀之牛羊以
往為冬丞秋首之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職事司徒奉牛司馬
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繫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
之者或亨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上者或分齊其肉所當
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先祖之神祭於門內之社既羣臣
恪勤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整明矣以此知先王之精
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飲饗之既為所饗故令孝孫
有慶賜之享報之以大大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疆
竟也由臣助得禮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徒王不敬神
臣又廢職故神所不歆降之喪禍故刺焉。鄭唯或肆或將
又是皇為異既或烹而莫之匕載而出或有肆其骨體於俎
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為事之次又先祖之神以孝子祀事
孔明故於是精氣歸睚之許同。傳齊濟至其肉。正義曰
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踳踳是有容也。示祀之禮主人自恭
而趨其實容則有容儀故齊濟踳踳也亨謂莫之使熟故云
亨餅之也。行葦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為陳也。將齊解
言文郭朴曰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
注云牙若今屠家懸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也。齊

齊禮記

卷之六

八

其因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牙就牙上而
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附故
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箋冬祭至進之者。正義曰據
四時則嘗先於烝經先丞後嘗便文耳不言祠約者王肅云
舉盛言也。然則以此二禮備於春夏也。初言之耳。祭各有
其事考解其每事言或由各有所司也。禮運曰腥其俎熟
其穀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爛之豚解腥之是
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解爛之是熟烹之
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
體之貴賤以為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
每云佐食。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
祭羣臣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饗也。身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
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饗也。身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
齊職外內饗之饗者。莫則煮熟之者是身人也。外饗掌外祭
祀之書。亨供其脯脩刑。撫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
於俎。是外饗也。大同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
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其肆。羊亦
肉。曰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群臣助祭各有所
掌。故稱奔走。在廟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祭
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

始於繫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烹煮之於鑊既煮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為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為長○傳初門內○正義曰釋宮云闕謂之門李巡曰闕謂初門各孫炎曰詩云祝祭于初初謂廟門也彼直言謂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正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為正又曰索祭於初初注云廟門外曰初又注初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初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元文稱初之於東方為大明在西方與釋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為初於外祭統曰而出於初對設祭於堂為正是以明日之釋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初在內外皆有初稱也○箋明猶至其明○正義曰以此祀事孔明之言想濟濟踴躍以下故言明猶備也繁也博求其神是初也繁爾牛羊是繫也所以於此而初祭于初者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傍侍賓客之處也每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明此初廟門之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釋祭之初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初或在廟門內之西而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率繫之門內為待賓客之處耳○箋皇

守亦十三之二

牲至祭祀○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言牲也泚水箋云皇當作牲猶往也不同者注意趨在義通不為例也先祖與神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作者因是皇是享異事變其文耳箋易傳以皇為牲者以論祭事宜為歸牲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主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來為義○執爨蹠蹠為俎孔碩或燔或炙○箋爨爨爨蹠蹠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胾胾炙肉也炙云燔燔肉也炙所炙也皆從燔之組也其為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舉七亂反注唯言爨竈一字七端反餘並同蹠七夕反又七略反燔音煩燔力甚反胾音律胾音察胾音所炙之臠○反君婦莫莫為且孔庶為賓為客○莫莫言清靜而羞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箋云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庶也祭初之禮后夫人主共饗豆必取肉物肥美者也○莫音麥內蓋如字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非也適音的稱尺證反胾字又作後昌紙反何沈都河反共亦作獻醕交錯禮儀卒度奕語卒獲○東而為供音恭獻醕交錯禮儀卒度奕語卒獲

為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醕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隔市由反又作酬度如神保是格報以介字沈徒洛反亦以嗟反徧音遍下同

福萬壽攸酢 格來酢也。疏 執饗至攸酢。明王祭祀之時其當執饗靈

之人皆踏踏然敬慎於事而有容儀矣其為之牲體其博六言肥腊而得禮也或燔燒胙以報陽者或炕炙其肉以

為饗者君婦之台又復莫莫然清淨而敬慎以至其為薦且甚衆多非古以之薦神又為緹而賓設其口及令為賓客所用是其衆多也既有此且以薦賓客故令賓客於祭日飲酒

行獻酬之禮旅而交錯以至於徧也其賓客禮儀盡依法度其為笑語盡得其時是得萬國之歡心恭敬事其先王以神

安而於是求歸之報以大大之福以万年之壽所用報孝子也今王君臣不能然故舉以刺也。鄭以為為祖孔頊謂為從

獻之祖必取肉及肝甚肥大而美者或火燔燒之謂燔肉也或炕炙之謂炙肝也以從於獻酒之用也為且孔庶

謂於先為且實之時必取肉物肥美者既以朝獻為賓客以為薦故賓客用而獻酬餘同。傳饗饗至炙肉。正義曰

以祭祀之禮饗饗以煮肉稟饗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

李元十一之三

二饗也少牢云雍人既鼎也祖于饗饗在雍饗之北故知有二焉

稟人既酌獻也與獻于庶饗稟饗在雍饗之北故知有二焉

踏踏舉龜有容者謂執饗之有容儀也燔取胙胙王肅云取

胙胙燔燎報陽也案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割之取胙胙注云胙胙而賜間脂也郊特牲

曰取胙胙燔燎升首報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祭謂朝廟進衆胙時也如此則當朝廟之時取牲胙燔於爐

炭是燔胙胙也既以燔為胙胙故以炙為炙肉焉傳以為為炙肉則是薦祖非從獻也從獻之祖亦用肝。炙燔燔肉至

美者。正義曰鄭以上或肆為陳其骨體於祖則此非尸賓常祖故為從獻之祖既以為從獻之祖明燔炙是從獻之物

故為燔肉炙肝也言從獻者既獻酒即以此燔肉從之而置之在祖也於此言之者以其為之於饗故就饗文言之以其

祖之常者隨體所值此特言孔頊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性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

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炙肝炙也炙既用肝明燔用肉矣故行葦箋亦云燔用肉炙用

肝也特性先言肝此後言炙者便文耳夏官量人云几祭祀制其從獻胙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煮以之難孰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所炙而肉燔也

生民傳曰傳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適炙者為近火故云傳火加之留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為鬻而貫之以炙于火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其數量注云量多少長短若非鬻而炙之何有少長短之數量乎故知燔亦鬻而貫炙之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為之此文承為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臠管燎之於燭此燔炙為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以此知非報陽燎薦之事故易之也此為豆孔庶若正祭則先薦豆然後獻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云主婦薦韭菹醢醢主人乃獻尸案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也。傳奠莫至賓客。正義曰毛以孔庶為甚眾故云莫清靜而敬至由后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能為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菹醢也周禮醢人注云凡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莖之雜以梁麴及此漬以美酒塗置餅中必日則成矣然則為豆先祭而豫作此本而言之非當祭時也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為兼二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

府舒校

寺充十三之二 林重校記

二施永興刊

其籩則糗餌粉糈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載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毛又以豆言甚眾為過常之辭而云為賓為客則所為有一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繹又用之故云繹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繹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為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為薦是為客也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為賓也。箋尹如至盼美。正義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為女君也婦有舅姑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盼也釋言文舍人曰庶衆也盼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盼然則豐盼亦肥多之義爾雅既有此舞且以為俎孔碩類之宜為肉甚肥盼故易傳也天官九嬪職曰贊后薦徹豆籩是后夫人主供籩豆此論天子之事言后足矣兼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故連言之由后主供籩豆故為豆實必命有司今取肉物肥盼美者言物者籩豆有非肉者也若棗栗及菹與糗粉之屬不用肉故言肉物也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主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為豆為賓為客者以后夫人摠主之故也。箋始主人至旅也語。正義曰此特牲少牢咸有其事獻酬據

其初故依彼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末故云至於旅而爵交我

錯以備也古者於旅也語鄉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我

孔燠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祖賚孝孫燠敬也善其事曰工

賚予也等云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過祖往也孝孫甚敬

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神意造主人使受嘏既而以

嘏之物往予主人○燠而善反又苾芬孝祀神嗜飲

呼但反賚如字徐音來嘏古嘏反苾芬孝祀神嗜飲

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幾期式法也箋云卜予

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女之百福其

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辭之意○苾蒲蔑反一

音蒲必反下篇同芬乎云反嗜而志反徐云又巨之反既

下章同幾音機予羊汝反下同歆喜今反女音汝下同既

齊既稷既匡既勅未錫爾極時萬時億稷疾勅固

咸取也稷之言即也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

魚濡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

祝則釋嘏辭以勅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

多無數○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

府舒校寺充十三之二林重校記

之齊也筐本亦作匡丘方反濡而專反疏我孔至時億○

又音芮又而純反何耳誰反醢音海毛以為上三章

既言孝子甚能恭敬矣其於祭祀之法與禮儀無過差者孝子

既能如此工善之祝以此之故於是神之意以告主人令

之受嘏既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神本所以與

其初故依彼節而言也

錯以備也古者於旅也

孔燠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祖賚孝孫

賚予也等云我我孝孫也

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神意造主人使受嘏既而以

嘏之物往予主人○燠而善反又苾芬孝祀神嗜飲

呼但反賚如字徐音來嘏古嘏反苾芬孝祀神嗜飲

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

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女之百福其

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辭之意○苾蒲蔑反一

音蒲必反下篇同芬乎云反嗜而志反徐云又巨之反既

下章同幾音機予羊汝反下同歆喜今反女音汝下同既

齊既稷既匡既勅未錫爾極時萬時億

咸取也稷之言即也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

魚濡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

祝則釋嘏辭以勅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

多無數○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

府舒校

之齊也筐本亦作匡丘方反濡而專反

又音芮又而純反何耳誰反醢音海

既言孝子甚能恭敬矣其於祭祀之法與禮儀無過差者孝子

既能如此工善之祝以此之故於是神之意以告主人令

之受嘏既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神本所以與

禮終尸皆命祝以報於主人故知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報也告之下即云相齊孝孫故知以報之物往與主人其報之物即下箋云黍稷牢肉是也以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報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即云相齊孝孫以物予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報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即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性少牢皆受報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辭故並稱工祝致告。箋必必至之意。正義曰以其馨香宜重言故云必必必必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祭祀曰孝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馨香也由飲食馨香故神歆嗜之而予之百福其來如言期矣言須而即來不遲晚也多少如有法矣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報辭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報辭之意。報辭之意耳此非報辭。傳稷疾也初固。正義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變齊或取至勅之。正義曰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為成取非訓齊為成取也以上言報之意此言報之事余之以特性少牢而事有似故說為報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故禮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匙上佐食兼受搏之以受尸尸執以命祝率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尸

西以報于主人曰既稱報辭主人坐奠爵興受黍坐振祭齊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齊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大夫受報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報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誓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特于季指卒角每尸各拜主人出寫齋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報之禮二禮皆取黍而巳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黍直言齋者因事託戒欲其重稼齋此言編取黍稷牢肉魚者以齋者具取諸物故知編或取也知祝取之者報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準此故為祝也知擣于醢者以醢亦宜在編取之也而少牢禮云尸取韭菹臠于三豆有擣醢之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凡受之特牲尸親報少牢命祝報此言既即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報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籩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籩此經云既筐故知受之以筐也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為別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祝則釋報辭以勅之少牢報辭云皇尸命工祝率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百稼于田眉壽百年

勿替引之是一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亦錫
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嘏辭
必多於是彼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釋辭者
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祖賚孝孫
是嘏之事也亦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禮
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慎又無所主
故易之以為禮。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祖位正祝致

告 致吉告利成也。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
異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
以利成。祭禮。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

聿歸 皇大也。變云貞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者
也。神醉而尸設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
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廢去
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邊豆而已不遲。諸父
以疾為敬也。廢方味反徹直列反去起呂反下同。

兄弟備言燕私 燕而盡具私恩。變云祭祀畢歸賓客且
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

肉 禮儀至燕私。正義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之事故
也。疏云祭祀之禮儀既畢備矣。鍾鼓之音聲既告戒矣。謂

擊鍾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主人孝孫於此之時則
在於堂下西面之位。工善之祝則從。而堂下致孝孫之意告

尸言利養之成也。於時神皆醉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
以節神尸畢而神醉故神醉而尸起也。乃鳴鍾鼓以送尸。謂

奏肆夏也。神安而遂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君婦肅
敬於事其徹去俎豆皆不遲矣。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上諸

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今王不
能然故舉以刺之。變鍾鼓至利成。正義曰以禮儀既畢
而擊鍾鼓以成知戒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即

禮儀既備是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
適彼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
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階上西面是尊音出稍遠
也。此云祖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
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祖位即云致告故云於是致
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少牢主人立於階階祝立于西階
上告利成此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利成也
若然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設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
云祝入尸設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

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
之義命當向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礼畢義由於尸非主人
所當先發故知彼一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
尊備儀盡飾益有節文準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
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
此云皇尸載起即彼尸謬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
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明亦
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彼士礼告主
人利成尸即謬大夫則祝入乃尸謬明天子則祝入又報以
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為差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牢注云
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礼畢。傳皇大也。正義曰箋
依釋詁以皇為君稱君尊之少牢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為
大言尊大之尸亦君義。變具皆至於天。正義曰言皆辭
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節
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神醉而尸謬送尸
而神歸是尸與神為節度也神無形故尸象焉特牲少牢注
皆依釋言云謬起也又解以故鍾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
也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
以送往此鼓鍾送尸者以哀其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
其送尸猶自依樂也神者竟鬼之氣郊特牲云鬼氣歸於天

李氏心多古 卷九十二之二

十五

故言神安歸於天也。箋尸出至為敬。正義曰案特牲少
牢礼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尋亦徹之故此繫于尸起也知
諸宰徹去諸饗君婦饗豆而已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黃
后薦徹豆饗知君婦饗豆而已餘饗諸宰徹之也周礼宰夫
無徹饗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王之昨俎三云膳
夫親徹昨俎昨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饗者膳
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
之宰言諸宰者序官階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尚
諸也祭末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為敬。箋祭祀至骨句。正
義曰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
肉特牲少牢皆曰祀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
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昨俎
豆饗設于東序下注云昨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
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
親骨肉也人宗伯云以賑瞽之礼親兄弟之國注云賑瞽社
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
使石尚來歸燕同姓得肉者彼謂樂具入奏以綏後祿
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樂具入奏以綏後祿

爾殺既將莫忍具慶

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
箋云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

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殺羞已行既

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復扶又反既

醉既飽小大私且自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箋云小大

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替廢引長也箋云惠

其時維君德能盡之彌子孫疏樂具至引之。正義曰以

勿廢而長行之。替天帝反疏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

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

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骨肉歡樂然後

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鍾樂之又爾之殺疏既

行之長幼皆備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

歡矣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幼

皆再拜誓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百神乃嗜君飲食使

君得壽考之福也祭其順於禮其得其時唯君德其能盡此

順時之美願君之子孫出出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

常得福祿此即所謂具慶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

燕而至其歡。正義曰案前文而言入奏故知祭之樂復皆

入也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

入也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

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

下是慶辭也。傳替廢引長。正義曰替廢釋言文引長釋

詁文釋話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

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

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疏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作信南山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

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

古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

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

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遠脩成王之業非責幽

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

其業乎是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

禹焉自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

以下言雲雨生穀乃統以祭祀鬼神信彼南山維禹甸

降福皆由疆理使然故序者略之也

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甸治也昉昉聖辟貌曾孫成王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

治而丘甸之今原隰聖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

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昉音勻又作响蘇遵反又音甸聖辟上苦很反下婢

亦反佃音田亦亦我疆我理疆畫經界也南東其畝或作田乘繩證反

或疏信彼至其畝。毛以為信乎彼南山之傍田野得成東平田可種殖者維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昉昉然成

其聖辟之原隰者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細其疆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隨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王能

疆理天下奉禹之功而幽王不能脩之故以刺焉○鄭唯甸之為丘甸之為異餘同○傳甸治至成土○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為治不為丘甸之異於鄭也聖辟

貌者謂聖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昉昉田也注引此昉昉原隰與甸音同也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

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為之號文武為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為祖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為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

通稱成王為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命而大王亦有王亦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

不言玄孫者玄孫對高祖為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玄孫矣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箋

云自孫之子而卜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為遠辨明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之命言曾孫篤之

亦為成王鄭以礼非一人所行唯彼不從之耳○箋信乎至賦法。正義曰言信乎者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

皆信然矣上云南山下云原隰皆南山之傍見禹之所甸成王所脩為一處互其文以相曉也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

丘甸之即云今原隰聖辟則又成王之所田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言脩禹功而文相因明南山原

隰二者為一處成王之脩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下

注言上天同雲是非獨南山之傍脩禹功也獨言原隰以為言者鄭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百穀原隰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為字既訓為治音又

為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
故又音為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
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為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為甸注
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
云立乘四丘為甸甸讀與維禹敷之之敷同其訓曰乘由是
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其梁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
出長穀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甸者小
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
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
方一里立六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為甸之意以
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
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
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通井一甸
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故彼注云方十里為成中容一甸
甸方八里出田稅綠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
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是也成方十里出車一
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穀一乘
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
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

寺充平三之二

十八

伯

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
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
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
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
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卓士卒唯七十人傳說少康言有
衆一旅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為丘甸
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
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
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比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
為禹亦止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
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方乎溝洫與丘
人井間有洫同也阜陶謨畎澮距川與丘人同間有澮專達
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
田一成自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井周之賦法也禹之治
水既平乃任上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
為禹治而丘甸之。傳疆畫至地理。正義曰孟子曰夫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岐注云經亦界也然
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
左傳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
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

稷下田宜稻麥是也。傳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南或東也。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雰雰，雪貌。豐

積雪。○雨，上傳反。益之以霏，霏既優，既渥。○霏，雲貌。既，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多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既則饒治。○霏，上草反，霏音木。優，說文作優，音憂。渥，鳥學反。既

雨，下此。霽，霽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霽，霽然以接冬澤，既已優治，既已饒渥，既已沾潤，既已豐足，是以故得生我之衆穀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雲，明澤之編也。以雲在於天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

則。○傳，豐年，至積雪。○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為宿澤也。然則積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為首尾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以同年傳達經意。故言豐年冬耳。○傳，小雨霽霽，正義曰：釋天文也。李巡曰：小雪俱下，案彼文上有暴雨下云，又雨於間無雪事，而李巡云俱下，妄矣。比傳

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小雨。疆場翼翼，黍稷彳彳。○疆，場也。翼翼，讓貌。○場，音亦下。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疏，疆場至萬年。○正義曰：上既畀我尸賓，反注同齊則皆反。疏，疆場至萬年。○正義曰：上既

供祭也。言所生百穀之類，其農人理之，使疆場之上，翼翼然爾。整，讓畔也。今黍稷之苗，或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曾孫成王之所稅，斂而以為酒之與食也。既為酒食於祭前，齊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尊養之。尸實未至祭時，而豫賜之酒食，為敬神故也。神既為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場畔至盛貌。○正義曰：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各之為場，翼翼是問服之名。故率讓畔之故，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為穀之長，故特言之也。○箋，斂至萬年。○正義曰：上言黍稷，或是天民田也。曾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穡也。實之與尸祭時，所有祭云畀我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

予之而箋以為齋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

予之而箋以為齋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

予之而箋以為齋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

予之而箋以為齋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

予之而箋以為齋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

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青西駢牡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
言異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異我是賜下之辭
故為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齊七日致
齊三日周禮所謂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
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
賓而今神降福者以其尊尸與賓即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
壽考萬年也神與壽考祭時擬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
時也以宿敬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
之

中田有盧疆場有瓜是剝是漙
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流天子
剝削漙漙以為饋賁四時之異物。廬力居反剝此角反漙
側居反便此戰反前思約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

天之祜
箋云皇君祜福也獻瓜漙於先祖者順。啍。箋中
異物。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
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
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
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

削漙漙以為饋賁以供祭祀貴四時之異物故也。禘。檢書傳
未見天子稅民瓜以共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
樹之果藪亦異之物以時斂而獻之凡祭祀共其果藪瓜瓠
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
今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
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
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為漙以祭故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
入其稅耳非謂正法所當稅也。箋。屬瓜至獲福。正義曰
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藪是祭必有瓜漙矣。人豆實無瓜
漙者主說正且之。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周尚
實故文不具耳。

執其鸞為刀以啓其毛取
箋云清謂文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
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騂。息營反。字林許營反。享
許兩反。徐許息反。注及丁同。鬱。執其鸞為刀以啓其毛取
雍勿反。齊才細反。音庚反。

其血膋
膋。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
合馨香也。膋音聊。疏。祭以至血膋。正義曰此章陳正
中丁仲反。臭音救反。

疏
祭之事古者成王為祭之時祭神

中丁仲反。臭音救反。

中丁仲反。臭音救反。

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先以鬱鬯
裸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騂牡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
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令鄉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力以此
刀開其牲之皮毛取牲血與脂膏之醑齊而退毛以告純血
以告殺管以并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今王
不能然故刺之○傳周尚赤也○正義曰地官牧人云陽祀
用騂牲毛之注以陽祀為宗廟以由陽祀故用騂此云尚赤
者牧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為陽以相對其實由所尚故
曰白牡騂公牲三代祭其斷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箋清
謂至身時○正義曰禮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
玄酒也春官鬱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
陳之彝尊彝四時之祭皆裸用彝是祀裸用鬱鬯也天官酒
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醑齊
五曰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
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是祭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正
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官成醪矣醴猶醴也成
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
今鬱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泂者成而滓泂如今
造清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
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醪酒也昔酒今之酋又白酒所謂舊

府舒校

詩疏三之三

三一

陸記青

醪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是也鄭解五齊三
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事則文當摠攝諸酒
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
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醪而為之故以當酒然鬱人注云
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為酒者祭之用鬱煮之以和
鬯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鬯人注鬯釀拒為酒芬香條
暢於上下者也然則裸之有鬱和拒鬯而用之故鬱亦為酒
也此言清酒箋既辨之早麓云清酒既載騂牡既備箋上言
祭祀先為清酒其次擇牲不復曲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焉
刀謂殺牲祭時則騂牡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上明
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鬯故箋備解之彼早麓汎
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既載清醑箋云既載清
酒於尊中酌以裸獻以周禮言之裸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
也清醑之言亦摠諸酒與此同也案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
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
三酒卑於五齊非裸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齊獻
酌醴齊縮酌盎齊流酌凡酒脩酌鄭注差次之云凡祭酒三
酒也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
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
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注云唯大祀于大廟備五齊三

酒此不必大事言五齊三酒者以獻饋必繼盜在五齊之內諸臣所辭必當用酒故因言五齊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箋又以前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駢牡言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又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以鬯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享于祖考知是納亨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鄉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項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傳鸞刀至中節○正義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義曰鄉大夫鸞刀以割之取胙脰則此亦鄉大夫也○箋毛以至馨香○正義曰經言以啟其毛取其血脰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啟皮而云啟毛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常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脰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脰脂膏也血以告殺亦

府詩校

詩疏十二之二

十一

施永興刊

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韋昭曰明不因故是也脰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并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指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胙脰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焚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為毛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烝進傳無箋云兩字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烝進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必必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箋云皇之言牲也先祖之靈歸牲是孝孫而報之以福○疆居良反疏是烝至無二子別毛以先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大之福鄭以先祖之神靈於是歸牲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餘同○箋既有牲物○正義曰上章駢牲是牲也酒及血脰是物也以承上文而言是烝是享故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卷終

言多取田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熟如此故詩人云我取其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之內尊老得食其新粟其時如此故今成王之時亦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內或耘除草木或擁其根本功至力盡故令黍稷得穰穰然而茂盛收穫既多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又得進我民人成爲髦俊之士由倉廩實知禮節故豐年多獲髦士所以得進也而幽王不脩之故舉以刺焉鄭唯今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倬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言賦歛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遂云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官之畜帶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令國以足用下無困乏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以王之特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穰穰然茂盛其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間暇則以道藝相講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爲俊士之行是農人盡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稅歛政省賦輕倉廩以實今王不能然故反以刺之○倬倬明至言多○正義曰以雲漢云倬彼雲漢是明貌也言明者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

府舒校

寺元十四之一 林重校

二

下三引

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摠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秬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箋甫之至畝一鐘○正義曰以此意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爲官之稅法稅法而言十千爲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傳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爲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仗也是夫者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丈夫婦人是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云今適南畝以成王之時爲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爲太古也案禮記郊特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下即云年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則太古冠布在三代之前故注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之仰先皆爲古矣古有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文王爲中古禮記以神農爲中古各

有所對為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於成
王則可未必必要唐虞以上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
桀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則什一而稅堯舜已然此論稅法
而言太古亦以太古為唐虞於理雖通但什一而稅三代皆
然據今成王所脩不必必要本堯舜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
則此太古蓋亦禹也言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
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
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是
九夫為井也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
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
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十畝成稅萬畝也又
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
從井稅一夫為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
萬畝也鄭以為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為田畝者以
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也
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
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鑿涇水為
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溉瀉鹵之地四萬餘
頃收皆畝一鍾彼瀉鹵之地灌溉之功畝收一鍾明太平陰
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鍾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
府舒校

寺充一四之一 林重校誌

三

王良

巨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
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
為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熟其收自四中熟自三下熟
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碩
自三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碩彼謂中平之地也孟子曰言三代稅
本太平之上孰上地準閔中為畝一鐘也孟子上熟畝六碩故
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
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
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
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
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
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穀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
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
使收歛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
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一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
為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
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
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

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謂
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
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為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
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
率為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
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
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故鄭
玄通其率以什一為正若什一自賦為什中賦一則不得與
九一通率為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
一不言國中什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為
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
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為諸侯皆助者以諸
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為助對畿內貢為
異外內也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
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
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
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
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為家故羨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
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為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
得為天子所取也史傳說助貢之法唯孟子為明鄭據其言

府舒校

寺充十四之一林重校訖

四

劉喜德

以什一而徹為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
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
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其言取孟子為說而失其本旨班固
既有此言由是群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
歧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為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
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
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
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田何得
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
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
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匹
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
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
儒是又失鄭旨矣此井稅一夫是為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
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
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此况遂以九井擬
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則九州之地不至九
倍若第一之州為三等豈第九州之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
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
百畝三百畝為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隆其稅不可下州

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并稅
擬之耳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
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為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
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既為稅歛之言十千即是期限
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秭文無指定可為多大之辭其此
文與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
圖皆是數有有限量不得為摠舉大辭也又參之於司馬之書
校之於一成之稅其數正允其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
毓雖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
然毓以所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於
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
傳尊者至食陳○正義曰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
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別於
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夫食陳明對眉壽為尊者
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
養之義也○箋倉廩至如此○正義曰上言古之稅法一成
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除貸取而
食之也以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紆出官粟之畜積
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
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貫義或

府舒校 寺充十四之一 林重校記 五 葉金刑

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歛之注云因時施之饒
時收之此即我取其陳也此又特言農人不對眉壽則老壯
摠為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
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國有積何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
時運人亦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畜
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稅歛有義用之以道以
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又
安豈言皆無畜積人盡取之也○傳耘除草子雖本○正義
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畎長終
畎一畎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苗葉以上稍耨龍
草因遺其土以附苗根北成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蕪蕪
而盛也是說耘子之事附根即此離本也○箋今者至治田
互辭○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魯
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之
其南畝也○傳治田至以進○正義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
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
俊士以進也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為舍而
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
年豐為功成治定故俊士以進以由得穀故耳○箋介舍至
之行○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為

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息故介止分爲二事也禮使民鋤作耘耔其有間暇則於廬舍及所上息之處相講論而肄習其業言禮者以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即此烝我髦士是也以文承或干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傳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箋云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齊本又作齋又作齎同音資注同犧許宜反爲于僞反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箋云下爲農親爲爲之皆同。蠟作詐反勞力報反篇末勞賜同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蜡作詐反勞力報反篇末勞賜同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云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鼙雅擊土鼓以樂田畷。御牙嫁反注同鼙彼貧反本亦作邠以

府舒校 寺充十四之一 林重校訖 六 余堅刊

樂音 疏 以我至士女。毛以爲士絜黍稷茂盛故今至秋以用我器實之齊豐而明報及與我犧而純色之

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祀四方以之其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成熟則我田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謂息田夫而饗勞之也至前孟春日以琴瑟及擊其士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其雨以大得我稷

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唯以佑助我禾稼之黍稷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爲異餘同。傳器實至於郊。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告絜注云絜

六穀也則六穀揔爲齊天官甸師注云絜稷也唯以稷爲絜者以稷是穀之長爲諸穀之揔名六穀皆爲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絜案豐盛言爲穀則絜清在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爲絜在

器爲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龍爲后土又曰后

土則社鄭志答趙商去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太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

士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為社大封先告后土玄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上官之名也死以為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為后土後轉為社故世人謂社為后土無可怪也欽定者定之亦可不須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為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此人為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為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為后土神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為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故云欽定之亦可不須言也言迎四方之神於

府舒校

詩疏而一林重校記

七

王君

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答趙商云后土轉為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蕪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修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也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箋以絜至其功○正義曰楚茨箋云明猶祭也齊言明謂絜清羊言絜謂純色故云以絜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絜齊文到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大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也報功者以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絜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盛而此言齊絜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為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你田羅弊致禽以祀祈注云初當為方聲之誤也你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

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
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
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箋我田至不通○正義曰農
夫之得慶賜唯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
事既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
以歲事成熟搜索辟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為臘先祖
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
極歡大飲是謂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
也蜡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
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
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
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
即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月必知
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為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
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
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
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為臘必也以此知臘
以注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也以此知臘
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
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

府舒校

詩疏古之

林重校訖

八

王若

記云子貢勸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
周公戒康叔禁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歡樂今以歲穀豐熟
場功畢入而持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
民大脯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為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
為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順成八蜡不
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臧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
彼注數八蜡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啜四也猶
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此八蜡為其主上所祭
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
而致鱗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毛物及山祿之示三變而
致鱗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
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禘辜祭四方百物注
云謂禘禘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傳田祖至穀
善○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
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
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
神農始造田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
及甲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
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云以樂田駿尚及典田

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天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
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為后土后稷為田
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出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
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穆言詩人謂
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自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
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
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唯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
神農是其意也穀善釋詁文王南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
女言倉稷實而知禮節也○穀善說樂至田畷○正義曰言設樂
者穆琴瑟擊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籥章云吹豳雅則
有籥吹之此不云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知迎先
禘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
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left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
耜躬耕帝籍注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
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晉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
郊兩又曰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
耕時祭之也云豳兩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昭四年
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兩以甘故
做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在

後時次於此故以此結章見後當恒然反明此年之春已育
此事以興嗣歲亦此義也引周禮者籥章文也彼注云祈年
求豐年也豳雅七月七月有于邦舉趾盭彼南畝之事歌
其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畷古之先教
田者爾雅曰畷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豳雅謂籥吹之故其
職掌土鼓籥籥杜子春云土鼓以斥為匡以黃為兩面可擊
也鄭司農云籥籥籥國之地竹玄謂籥籥籥人吹籥之聲音章是
也祭田祖而并祭田畷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
法教民亦是先教田其祭并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
祭土祭田祖未言以樂田畷見其及之故異其文也○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畷至其穰其左

右嘗其旨否

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魏與后出子行使知稼穡之
艱難也為農人之在南畷者設饁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
以酒食饁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饁之美否示親之
也○饁于軒反畷子峻反本又作峻後篇同喜毛如字鄭為
饁尺志反下篇同展如羊反鄭讀為饁○禾易長畝終善
武尚反王如字續巨隄反從卜用反○

且有

易治也長畝竟前也。○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敏疾也箋云未治而竟以成王則

疏

曾孫至克敏。毛以

無所恚怒謂此農夫能日敏也。○
民報祭祈年又曾孫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畎畝以勸稼穡也
君既勸之於上民又勸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
並來饋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勸樂矣其田畯之官典田大
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間暇之時攘
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當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故使禾
生易而治理長而次列備竟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曾
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恚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既有工能
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豐矣今王不能
然故刺之。○鄭以為曾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已之婦與
子謂后與出子出觀農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以飲食而
行饋餉彼在南畝之農人設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畯之
官至又加之酒食之饋以慰其典田之勤也又饗其左右從
己之行者以賞其行途之勞令喜於巡勸不厭也又親為嘗
其饋之美不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農畯勸祭祭同。箋
曾孫至觀之。正義曰以信南山隹之攷知曾孫成王也上
言饋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獲饋當為饗也釋言云饋饋饋

詩卷九十四

也舍人曰籒自家之野也此獲字在鑑喜之下而先言之者
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田畯田家在田司主稼穡故謂
司畷漢世亦有此官謂之畷夫故言今之畷夫也郊特牲曰
蜡之祭也主先畷而祭司畷也注云先畷者神農司畷若后
者也蜡者為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為人臣教稼亦是田
官故謂之司畷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畷言
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饗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八田
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為饗饗酒食也此為田事而言曾
孫之來故知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
子明曾孫自以已之婦子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
是后知子唯出子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
非餘子也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周公成王之辭也此經
曾孫之下而久以其明以下皆曾孫之事故云為農人之在
南畝者設饋以勸之謂成王為之設也言司畷至則又加之
以酒食則農人之饋無酒故云加之也其左右之行雖各有
糧食王欲其勤農忘苦從行不厭故饗之也王之從者必有
公卿大臣親為嘗其饋之美否亦所以親之也此經毛不為
傳但毛氏於詩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
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饋饋也田畯之至

前日

中之高地也。○茨徐私反。庾羊主反。坻直基反。乃求千斯。積如字。又子賜反。下皆同。藁古老反。總作孔反。

倉乃求萬斯箱。箋云：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足。收入踰前也。○委積如字。又

於偽反。年收手。又反。又如字。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

以介福萬壽無疆。箋云：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

竟也。○疆古良反。竟如字。疏。曾孫至無疆。○毛以為上言

之多。曾孫成王所稅得禾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次如車

梁也。曾孫成王所稅得米粟之庾。其唯高大如者。坻如丘。京

也。成王既見禾稼之積。粟庾之多。於是乃求千倉。以其

也。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其收入踰前。故求倉廩車箱。以

載置之。喜其收穫之廣。愍念農夫之勤。故以黍稷稻粱為農

夫之慶。謂黨正飲酒。加其饌食。以稻粱也。非直勞而息之。又

為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

年之壽。無有疆境。今幽王不能然。故刺之也。二斯皆為語助。

○鄭唯以介為助。餘同。傳茨積至高丘。○正義曰：墨子稱

茅茨不剪。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

府舒校。手充一四之一。林言。二一。辰凡五月。

為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二

月車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

故以比。未積釋丘云。絕高為之。京是京高丘也。○箋：稼禾至

高地。○正義曰：庾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則知稼有藁草

矣。故云稼禾。稼謂有藁者也。此言曾孫所有。則是稅而得之

而有。庾稼二種。明是稅有兩法。故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謂

以運輸為難。故輕之也。此文稼庾相對。而下言千倉。箱是

既無銜桔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為差也若然後世之後宜繁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弼其外五百里為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答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箋年豐至疆竟○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梁此時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也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為農夫之求神唯蜡祭耳故云為之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尺祝故云萬壽無疆竟為得福之辭與三章互相成也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定本疆竟字作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

疏

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飢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矜古頑反注皆同字或作鯀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至自存焉○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刺王之辭經唯言寡婦序并言矜者

府舒校

寺疏十四之一

林重校

三

揚臣刊

以無妻為矜無夫為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孤獨老疾亦矜寡之稱其文可以兼之矣○箋幽王至刺之○正義曰箋亦以序省畧反取經意以明之經從首章盡二章上三句言成王教民治田百穀茂盛止後順時秀實成好反明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時無虫災反明幽王之時虫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雲雨安舒反明幽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飢餓矜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畧之也

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

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為稼可以授民

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同艱苦根可拔而事之○種章勇反此注及下注釋種並以我

覃耜俶載南畝

覃利也箋云俶讀為熾載讀為蓄栗之蓄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蓄發所受

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蓄○覃以舟及徐以庶反俶載衆家並如字俶音尺叔反始也載事也鄭讀為熾蓄熾音尺志

反苗音緇栗音列鄭注周禮云讀如犁縹之裂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

是若庭直也箋云碩大若順也民既熾苗則種其衆穀衆

時奪其大田至是若也毛以為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

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豫具田器既

已戒勅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勅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之

月乃耕而事之矣用我單然之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

以種其百種之衆穀其穀之生盡條直且又長而茂大民既

勤力以專其務魯孫成王於是止力後以順民不奪其時令

民得盡力於田今三不能然故刺之鄭唯用利耜熾苗耕

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為異餘同箋大田至事之義曰

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

之事不得為天下之田故以為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

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為天下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

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云

大田地之肥美者謂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為稼可授民

者以此方陳擇種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其實此地

先在民矣言多為稼者地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

所生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雉氏掌穀草月

令云燒雉行水皆為稼也為稼謂多為此等之稼以糞美

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言為也此當在授民之

後民自稼之言多為稼乃授民者疾今之田萊多荒而本之

初授不廢授民而稼之或公家令民稼之而後授故雉氏掌

之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種之與多為稼者別也以別起此

疏

府舒校

寺疏

林重校訖

古

亥三刊

也傳不解倣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倣為始載為事言用我之利始始發事於南畝。倣叔讀至曰番。正義曰此及載其良邦皆於邦之下言倣載南畝是倣載者用邦於地之事故知當為倣苗謂邦之倣而入地以倣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倣反草曰番也連言番粟之番者弓人云凡鋸幹之道番粟不地則弓不發注云玄謂粟讀如裂縹之裂彼鋸弓幹以鋸苗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苗而發之義理既同故讀從其文以見之也上云乃事是象以待時之言故云時至以為相連文次也田一歲曰當釋地之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當則是入地殺草之名故引為證也。而民既至其時。正義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即云耨而不耨注云耨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人耕即下種故云民既倣苗則種其粟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言天下之田宜為普徧之辭故皆以既為盡言穀生盡條直茂大也月令云毋聚大眾毋作大事以妨農。既方既卑既堅既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既方既卑既堅既

好不根不秀 實未堅者曰卑根童梁也秀似苗也箋云夫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根秀擇種之善民力之傳時氣之和所致之。卑才老反根音郎又音梁童梁草也說文作節云根或字也禾粟之秀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也秀餘父反

賊無害我田穰 食心曰蝻食葉曰蝻食根曰蝻食節曰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去起呂反注同類莫庭反蝻字亦作賊徒得反說文作蝻蝻本又作蟬其反爾雅云隨所食為名郭云皆蝗類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炎火盛陽也也釋音雅下同。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炎火盛陽也屬盛陽氣羸則生之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畀必二反與也炎于沾疏 既方至炎火。正義曰上言穀生反沈于凡反羸音盈疏 茂大此言秀實之好云眾穀既秀穗上已有孚甲盡生矣稍復結粒盡成實矣粒又稍成盡堅孰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不有童梁之根不有似苗之秀是其五穀大成也所以得然者由其明王能自正已去其食心葉之蝻蟣及食根節之蟲賊無害我田中

之釋禾者由此而皆得大成也明所以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為政德當靈不能然故刺之。傳實未至似苗。正義曰以此章承上節

之後皆論秀實之事卑音為造訓為成也文在堅上卑

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阜也。按童梁釋草文舍人曰狼一名
童梁郭璞曰似莠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批批似粟莠似苗也。箋方房至致之。正義曰阜是未堅
方文又在阜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
生而未合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於中若人之
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紅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
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鎡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
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
此孚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矣。房生既
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
熟矣。衆穗皆孰故云盡齊好矣。後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
釋種法其細粒細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亦由時氣之和
使然。傳食心至曰賊。正義曰皆釋蟲文李巡云禾心
為頰言其姦真俱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頰也
食禾節言貪欲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
云蠹也。按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為名也。郭璞曰分別蟲食所
禾所在之名耳。與騰蟲與蠹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蟲食所
在為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定由政起雖食所在為
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為兼通也。陸機疏云填似子方
而頭不赤騰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

云蠹螻蛄也。食苗根為人患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蠹乞貸則
生騰舊說蝻蝻蝻蝻一總蟲也。如言賊盜究內外言之耳
故捷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箋
此四至去之。正義曰以特言田釋故云何害我田中之釋
禾蟲災之盛種者亦食以釋者偏其故舉以言之。以其由政
而然故云明君正已而去之。傳炎火盛陽。正義曰以言
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而捕火者以南方為火
炎為其之故云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
而藏得陽而生故箋云盛陽氣贏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
故為盛陽也。箋蝻蝻蝻至消亡。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
以蝻蝻之屬四者盛陽氣贏則生之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
為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騰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
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故
持之付于炎火使自消亡也。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今
明君為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之
則本無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主田之神受而言耳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我公田遂及我私

雲行貌祈祈徐也箋云古昔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
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

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滄本又作弁於檢反漢書作黥

妻七而反與雲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祈巨移反兩我于付

反注內主兩同一彼有不獲穉此有不斂穡彼有遺

本主作注雨如字

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秉把也箋云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

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獲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

利○獲戶郭反斂穡上力檢反下才計反又子計反穡獲也

穗音遂把巴疏有滄至之利○正義曰言太平之時有滄

馬反矜音鮮然既起妻妻然行者兩之雲也此雲既行乃起其雨澤祁祁然安徐而落不暴疾也民見雲行而降滂

之於君云此兩本主為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

者廣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備天澤以時故

得五穀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令彼處有不獲刈

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穡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

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據拾取

之以自利已今王不能然使矜寡無所資故刺之定本集注

穡作積○傳拚雲與貌定本集注云滄陰雲貌○正義曰既

言有滄即云興雨雨出於雲故知滄雲與貌雲既興而後行

妻妻在滄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後雨落故妻妻之下言

府詩校

與兩也祁祁徐貌謂徐緩而降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興雨或

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箋成王至為利○正義曰蒼者

禾之鋪而末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管注云此

秉謂刈禾盈手之秉言穡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

名為管者即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穡是也彼注言

此秉者以對禾秉為異故掌客注云米末之秉管字同數異

禾之秉手把耳管謂一穡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

斛禾之管四把耳米之管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以別之王

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地

官遺人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須君者以

豐年矜寡拮拾足能自活正者

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為饁饁酒食也成王出

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

爾○饋食音嗣勞力報反○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

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騂牛也黑羊豕也箋云

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禋

音因享許兩反徐又許亮反黝伊糾反黑也○

景福毛

以爲曾孫成王之身自來止親循畎畝以觀稼穡也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益彼農火於南畝之中曰畷之官至喜樂其事以勸莫能勸故得成獲故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煙敬而絜祀焉其祀之也以其駢赤之牛黑之羊豕與其黍稷之粢盛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爲神歆饗而報以大之福所以常得年豐令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爲曾孫來止則以其婦之與子出共觀之又設食饁彼南畝之農人以勸之其田畷又加之以酒食勞之故上下樂業穀得以成也曾孫之來則又於四方之神而往煙祀焉所祀者以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神饗之而報以祐助與大福○傳駢牛黑羊豕○正義曰毛以諸言駢者皆牛故云駢赤牛也定本集注駢下無赤字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大牢故以豕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且上章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爲大牢牢中色而色不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箋成王至黜牲○正義曰此以田事爲主成王出觀民事因即祭祀故云成王之來則又煙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得出觀爲文也此出觀之祭則祭當在秋祈報並言者言其報以成而祈後年也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黜牲也官牧人文也彼注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駢黑爲三牲以駢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駢黜以明駢黑爲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爲禮五天帝入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駢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煙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煙者此五官之神也配天之時配天則煙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爲煙祀故亦以煙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大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孫疏以爲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大田四章一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四十四之一

